



歸潛志卷第十一

錄崔立碑事



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在司
 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那時
 立國柄八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
 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一省
 卒詣予家齋尙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房
 予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卽往至省門
 外遇麻信之子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

歸潛志卷十二

一知不足齋叢書

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輩作豈其然邪卽同入省
 禮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
 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
 京官吏父老欲爲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
 自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予卽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
 非所當爲況有翰林諸公如王文從之及裕之輩在
 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于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
 之爲之何辭君等無讓予卽曰吾當見王文論之裕
 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予卽趨出至學士院見王文時

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在焉子因語其事且曰
此實諸公職某輩何與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
中人爲之若尙書檄學士院作非出于在京官吏父
老心若自布衣中爲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
今士民屬子子爲之亦不傷于義也余于是陰悟諸
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
爲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其亦
出于不得已邪因遜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
不能辭卽略爲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一省卒來召

歸潛志卷十二

二知不足齋叢書

云諸宰執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
索子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
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旣入卽引
詣左參政幕中見參政劉公謙甫舉盃屬吾二人曰
大王碑事衆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
遜讓曰不敢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與酬酢酒
數行日將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
旣飲當畱宿省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
之倡曰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

公爲之王丈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
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
以城降也則銜之刻骨縉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
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
親族何以爲智子孰思之子惟以非職辭久之且曰
子旣爲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他人諸公不許促
迫甚子知其事無可奈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體今
夕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
于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
之作以爲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予曰
裕之作政宜某復何言碑文旣成以示王丈及余信
之欲相商評王丈爲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信
之及存子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
敘事亦無褒稱立言時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
之裕之卽于燭前校其藁遲明子趨去後數日立
坐朝堂諸宰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爲壽遂召余信
之等俱詣立第受官余輩深懼見立俄而諸首領官
齋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爲余

輩賀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露碑有司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兵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嗟乎諸公本畏立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賣布衣之士余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爲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機諸公必怒怒而達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謂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吾身以愛吾親爲大不孝矣况身未祿仕權義之輕重親莫重焉故余姑隱

歸潛志卷十二

四知不足齋叢書

忍保身爲二親計且其文皆衆筆非余全文彼欲嫁名于余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議往往知裕之所

爲且有曹通甫詩

按因學齋雜錄曹居一字通甫一字聽翁又號南湖散人大原人金

末進士仕元爲行臺員外郎又按遺山集有送曹吉甫兼及通甫詩楊叔能詞在亦不

待余辭也因書其首尾之詳以誌少年之過空山靜

思可以一笑

附錄元好問外家別業上梁文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

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匱薄之餘而有里社

浮湛之漸茲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蟬靈書癡

雜蟲祿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

密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惟束手人望荆兒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夕於吳莫遠於既

往下車而封之犯有餽於方來謀則俞同議當執抗
爰自上若寧用所謂誠微軀於萬仍不測之淵至於
噴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羣盜垂燧之日皇天后土
實聞存趙之謀枯大死灰無復與秦之淚初一軍
亂羣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
制後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湖溪書叟之
爭蜀家降款具存李吳之世脩趙王禪文何預陸機
之手迹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合攻果吮癰
異無辜之誦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
詆辱之自甘雖宣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
始於養蝨以成地追韓之騎南邊射羿之弓隨鼓以
流言之自止知神聖之可憐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
畔而湖纒已老樸中而楚望奚窮懷先人之敵廬可
豈焦土眷外冢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計
尤弘便東諸俟助竹木之養王錄事寄草堂之昔古
松馨之一邱近桃花之三洞東牆西壁無補拆之勞
士兩旁風有開藏之固已與偏戶細民而維處啟用
失侯故將而自名因之控銳以解紛且以安常而處

歸潛志卷十二

五知不足齋叢書

順老盆濁酒便富接田父之歡春菲晚蕊尚愧奪園
夫之利彼扶搖直上擊水三千羣杜城南去天尺五
坐廟堂佐天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
云云○却經拜辱甘露碑詩云國賊反城以爲功萬
投不足仍推崇勒文頌德乃學士海南先生付一死
林希更不顧名節凡爲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
碑書丹卽用宰相血百年滄海一塗地父老來看開
流涕數樽黃封幾斛朱賣卻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原
責金源吠堯極口無暇顏作詩
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

辨亡

或問金國之所以亡何哉未帝非有桀紂之惡害不及

民疆土雖削土馬尙強而遠至不救亦必有說余曰

觀金之始取天下雖出于邊方過于後魏後唐石晉

遼然其所以不能長久者根本不立也當其取遼時
誠與後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責其背約名爲伐罪弔
民故徵索圖書車服褒崇元祐諸正人取蔡京童貫
王黼諸姦黨皆以順百姓望由能用遼宋人材如韓
企先劉彥宗韓昉輩也及得天下其封誅廢置政令
如前朝雖家法邊塞害亦不及天下故典章法度皆
出于書生至海陵庶人雖淫暴自強然英銳有大志
定官制律令皆可觀又擢用人才將混一天下功雖
不成其強至矣世宗天資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儉

歸潛志卷十二

六知不足齋叢書

約以養育士庶故大定二十年幾致太平所用多敦
樸謹厚之士如石琚輩爲相不煩擾不更張偃息千
戈脩崇學校議者以爲有漢文景風此所以基明昌
永安之盛也宜孝太子最高明絕人讀書喜文欲變
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卽大
位早世章宗聰慧有父風屬文爲學崇尚儒雅故一
時名士輩出大臣執政多有文采學問可取能吏直
臣皆得顯用政令脩舉文治爛然金朝之盛極矣然
文學止于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爲保國保民之道以

圖基祚久長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多預政且無志聖賢高躅陰尙夷風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安樂一時此所以啓大安貞祐之弱也衛王苛吝不知人君體不足言已而強敵生邊賊臣得柄外內交病莫敢療理宣宗立于賊手本懦弱無能性頗猜忌懲權臣之禍恆恐爲人所搖故大臣宿將有罪必除去不貸其遷都大梁可謂失謀向使守關中猶可以數世況南渡之後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勾踐志報會稽之羞但

歸潛志卷十一

七知不足齋叢書

苟安幸存以延歲月由高琪執政後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氣不得伸文法焚然無興復遠略大臣在位者亦無忘身徇國之人縱有之亦不得馳騁又徧私族類疎外漢人其機密謀謨雖漢相不得預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別如此望羣下盡力難哉故當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謹守簿書而已爲將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榮幸寵無効死之心侍臣貴戚皆據要職于一時士大夫一有敢言敢爲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啓天興之亡也未帝奪長而立出于愛私雖資不

殘酷然以聖智自處少爲黠吏時全所教用術取人雖外示寬宏以取名而內實淫縱自肆且諱言過惡喜聽諛言又闇于用人其將相止取從來貴戚雖不殺大臣其驕將多難制不馴況不知大略臨大事輒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勅敵而不能振也大抵金國之政雜遼宋非全用本國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別蕃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向使大定後宣孝得位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間復知保守整頓以防後患南渡之後能內脩政令

歸潛志卷十二

八知不足齋叢書

以恢復爲志則其國祚亦未必遽絕也嘗記泰和間有雲中李純甫由小官上書萬言大略以爲此政當有爲日而當路以爲迂闊笑之宴安自處以至土崩瓦解南渡後復有以機會宜急有備爲言者而上下泰然俱不以爲心以至宗廟邱墟家國廢絕此古人所謂何世無奇材而遺之草澤者也

金銀珠玉世人所甚貴及遇凶年則不及菽粟何哉事有先後勢有緩急也平時富貴之家求一珠玉犀象玩好器物至發粟出帛惟恐其不得將以充其室誇

耀于人以自樂者皆是也壬辰歲余在大梁時城久
被圍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銀二兩餘殍死者相望人
視金銀如泥土使用不計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玉
玩好妝其環珮錦繡衣衾日陳于天津橋市中惟博
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嘗記余家一毳袍極緻密鮮
完博米八升金釵易牛肉一肩趣售之以是知明君
貴五穀而賤金玉誠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
珠豈虛言哉

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犯欺

欺字疑衍文

故古文不宜蹈襲

歸潛志卷十二

九知不足齋叢書

前人成語當以奇異自強四六宜用前人成語復不
宜生澀求異如散文不宜用詩家語詩句不宜用散
文言律賦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賦語皆判
然各異如雜用之非惟失體且梗目難通然學者聞
于識多混亂交出且互相詆誚不自覺知此弊雖一
二名公不免也

長于此者必短于彼優于大者或劣于小士君子窮處
不能活妻子免飢寒及其得志則兼濟天下使民物
皆得所太公困于鼓刀釣魚伊尹躬耕莘野彼豈不

能妄營財利使生理優游邪恥不爲也若夫韓淮陰少年乞食漂母人皆笑嗤及爲將料敵制勝無遺策卒能佐漢祖定天下身享南面之樂豈昔之拙而今之巧邪材有所長志有所不爲也因是以思吾儕今日遭大變遁于窮山荒野中日惟餬口之不給而不免有求于人亦不足怪但恨不能自漁樵親耕稼以自給如古之人彼窮居妻子有慍言鄉人賤之交游笑之又何病也理固然也

國家養育人材當如養木彼榿柵豫章之材封殖之護

歸潛志卷十二

十知不日生齋叢書

持之任其長成一旦可以爲明堂太室之用如或牛羊嚼之斧斤伐之則將憔悴慘淡無生姿或枯槁而死矣又安能有干霄拂雲之勢邪士大夫亦然國家以爵祿導之以語言使之精神橫出材氣得伸

銳于有爲然後得爲我用儻繩以文法索過求取爲之則有議言之則有罪將括囊袖手相招爲自全計矣國家何賴焉余先君嘗爲言如屏山之才國家能獎養挈提使議論天下事其智識蓋人不可及惟其早年暫欲有爲有言已遭摧折所以中年縱酒無功

名心是可爲國家惜也嗚呼自非堅剛不拔之志超世絕倫之人其遇憂患遭廢絀而不變易者鮮矣哉傳曰人定亦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余嘗疑之試以嚴冬在大厦中獨立悽淡不能久居然忽有外人其笑則殊煖燠蓋人氣勝也因是以思謂人勝天亦有此理豈特是哉深冬執爨或厚衣重衾亦不寒夏暑居高樓以冰環坐而加之以扇亦不甚熱大抵有勢力者能不爲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勢力者亦造物所使也

歸潛志卷十二

十二知不足齋叢書

人之生有三樂有志氣之樂有形體之樂有性命之樂夫事業功名權勢爵位樂志氣也酒色衣食使令車馬樂形體也仁義禮知忠信孝弟樂性命也雖然事業功名權勢爵位得時者之所有也酒色衣食使令車馬富厚者之所備也惟仁義禮知忠信孝弟雖不得時不富厚而于我皆具蓋窮士之所有也今吾既不得時有志氣之樂又不富厚有形體之樂居荒山之中日惟藜藿之爲養其所享無一毫過于人捨性命其何樂哉

士之生于世何其多品邪有爲公卿宰輔以事業功名
顯于後代者有雖居下位不得柄用猶能以節義目
著者又有浮湛間里應物持身但以德善立名者有
放浪山林草衣木食以高潔自居者有好心文史以
著述吟諷有聞者又有研精技藝如陰陽醫藥卜筮
字畫繪畫以名世者又有縱酒放歌廢棄禮法以樂
其形體者又有抑情去慾鍊身服氣以覘飛昇者要
之各從所好且有定數在亦安能一其迹邪今吾幼
而苦學及于齒壯學雖初成而未有所遇合窮居草
野日惟衣食之不充將爲事業功名而不可得又非
居位當言一云當
言路且臨事變可以立節義願服鍊以
懶惰不能放縱一云欲
縱酒以拘室不喜諸技藝皆非所
專心平生以經籍文翰自娛顧後日窮達猶未可知
然則獨守吾殘編斷臬者猶未爲癡計也

子生壯年其所歷多矣嘗陪諸舉子進取矣亦嘗偕諸
朋友講學矣又嘗視諸農夫耕穫矣又嘗同諸少年
嬉遊矣又嘗詣諸王公貴人干謁矣自非上爲卿相
行經濟之謀下爲僕吏執奔走之役其于世故無所

不涉今而遭值亂離屏居故山之下回思向者之事
擾擾膠膠于身初無少異所謂如夢覺如醉醒而不
見纖毫形迹以此觀之百年之內亦可以默覺矣而
獨區區慮衣食之不充懼志意之不得而不能樂天
知命坎止流行與萬物同始終亦其學之不至也哀
哉

三國時士尚權詐其閒不爲風俗所移者陳寔徐穉魏
晉閒士尚虛元其閒不爲風俗所移者徐邈下壺茲
數人者或以道德顯或以節行聞或以智量稱或以

歸潛志卷十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風義著

一作或以名義著

行身立志

一云行志立身

卓爾不羣皆豪

傑之士也

子嘗觀道藏書見其鍊石服氣以求長生登仙又書符
咒水役使鬼神爲人治病除祟且自立名字職位云
主管天條而齋醮祈禳則云能轉禍爲福大抵方士
之術其有無誰能知又觀佛書見談天堂地獄因果
輪迴以爲人與禽獸無異且有千佛萬聖異世殊劫而
以持誦布施則能生善地大抵西方之教其有無亦
誰能知因思吾道天地日月照明山河草木蕃息其

閒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禮文粲然而治國治家煥有
條理賞罰絀陟立見榮辱生死窮通互分得失其明
白如此豈有惑人以不可知之事者哉而世之愚俗
徒以二氏之詭誕怪異出耳目外則波靡而從之而
飲食起居日在吾道中而恬不自知反以爲尋常者
良可歎也嗚呼愚俗豈可責邪而士大夫之高明好
異者往往爲所誘不亦悖哉

舉世之人日奔走經營惟以衣食爲事士君子則安閒

樂道不以衣食爲憂

一云不爲衣食所累

舉世之人所畏者飢

歸潛志卷十二

十四知不足齋叢書

寒患難死亡士君子則于飢寒患難死亡無所畏使
道義充于中雖明日飢而死無歉于天地使行不義
而動非禮雖貴于王公富積于金而內以愧于心外
以忤于人然則士君子之所爲所守誠舉世之人所
背而馳者也使俗人笑其迂而議其拙也宜哉

吾在南方時從父母仕宦家資頗溫而吾則專心手學



生事不一問食未嘗不肉也寢未嘗不帷也出遊未嘗無車馬也役使未嘗無僮僕也然不知溫飽安逸之味也今遭喪亂歸故山四壁蕭然日惟生事之見迫食或旬日無醯醢及一得之則覺其甘寢或終夜無衾裯及一得之則覺其暖出或徒行無驢及一得之則覺其便居或汲甕無人及一得之則覺其奉乃知夫溫飽安逸者世之人亦未易得然向之所得猶不足也

歸潛志卷十三

一知不足齋叢書

不足也

句以有誤

惑矣因思一時富貴權勢之人生長執

綺中或不遭患難摧折至老者非惟不知稼穡之艱難流于奢淫以蠹國病民抑又不知世閒溫飽安逸之正味爲不少可勝歎哉吾故以自嘗試者述之可爲得志者戒

竊嘗攷自古士風之變係國家長短存亡三代以前其風淳質修謹不必言三代以後世衰道喪士大夫惟知功利爲上故爭尚權謀戰國閒游說從橫之流已而變爲刑名培刻以法律控持上下失士庶心以至

焚書坑儒毒流四海漢興其風稍更變多厚重長老
然其權謀法律者猶相雜迨至武帝天下混同士風
一變以學問爲上故爭尚經術文章一時如公孫宏
董仲舒二司馬枚乘之徒出文物大備元成以來經
術之弊皆尙虛文而無事業可觀浮沈委靡以苟容
居位匡衡貢禹孔光之流重以諂諛故權臣肆志國
隨以絕東漢之初人主懲權臣之禍以法令督責羣
臣羣臣惟知守職奉法無過失及桓靈之世朝政淆
亂姦臣擅權士風激厲以敢爲敢言相尚故爭樹名
節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
岑晁張儉之徒議于野國勢雖亡而公議具存猶能
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已而諸豪割據士大夫各欲
擇主立功名如荀攸賈詡程昱郭嘉諸葛亮龐統魯
肅周瑜之徒爭以智能自效晉初天下旣一士無所
事惟以談論相高故爭尚元虛王弼何晏倡于前王
衍王澄和于後希高名而無實用以至誤天下國家
南渡之後非有王導謝安輩稍務事業功名其類靡
亦不可救矣宋齊梁陳惟以文華相尚門第相誇亦

不足觀故國祚亦不能久唐興士大夫復以事業功名爲上貞觀諸人有兩漢風其權謀經術文章名節者錯出閒立故唐一代人材最多其扶支國勢亦至三百載及其亂也死節者相望五代之閒亦無可取宋初士大夫復馳騁智謀厥後混一其風大變經術文章不減漢唐名節之士繼踵而出大抵崇尚學問以道義爲先故維持國家亦二百載雖遭喪奪尚能奄有偏方大抵天下亂則士大夫多尚權謀智術以功業爲先天下治則士大夫多尚經術文章學問以名節爲上國家存亡長短隨之亦其勢然也

歸潛志卷十三

三知不足齋叢書

予平生有二樂曰良友曰異書每遇之則欣然忘寢食蓋良友則從吾講學見吾過失且笑談游宴以忘憂異書則資吾見聞助吾辭藻屬文著論以有益彼酒色膏粱如一時浮雲過目竟何所得哉

肥濃甘脆世所其珍使飽而遇之則食如泥土藜藿葵薺世所其賤使飢而遇之則食如飴糖乃知貧窮之士自樂富貴之人亦有苦是則我輩區區以空乏爲憂亦悖矣

國之不可治猶可以治其家人之不能正猶能正其身使家之齊而身之脩雖隱居不仕猶可謂得志故吾嘗曰雖天下未太平而吾一家獨不可太平乎是誠在我者也

昔人云借書一癡還書亦一癡故世之士大夫有奇書多祕之亦有假而不歸者必援此子嘗鄙之以爲君子惟欲淑諸人有奇書當與朋友共之何至靳藏獨廣己之聞見果如是量亦狹矣如蔡伯喈之祕論衡亦通人之一蔽非君子所尚不可法也其假而不歸者尤可笑君子不奪人所好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豈有假人物而不歸之者耶因改曰有書不借爲一癡借書不還亦一癡也

夫詩者本發其喜怒哀樂之情如使人讀之無所感動非詩也予觀後世詩人之詩皆窮極辭藻牽引學問誠美矣然讀之不能動人則亦何貴哉故嘗與亡友王飛伯言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閒俚曲也如所謂源土令之類飛伯曰何以知之予曰古人歌詩皆發其心所欲言使人誦之至

有泣下者今人之詩惟泥題目事實句法將以新巧
取聲名雖得人口稱而動人心者絕少不若俗謠俚
曲之見其真情而反能蕩人血氣也飛伯以爲然

六經中莫難窮者易莫難斷者春秋故予三十而學春
秋以其壯而立志也四十而學易以長而多練事也
余祖沂水君嘗訓子孫曰士之立身如素絲然愼不可
使黠汚少有點汚則不得爲完人矣屏山稱之以爲
名言其作墓表也亦備載云

老子之書孔子嘗見之矣而未嘗論其是非孟子亦嘗

歸潛志卷十三

五知不足齋叢書

見之矣而未嘗言若莊子與孟子同時其名不容有
不相知而亦未嘗有一言相及而孟子所排者楊墨
儀秦莊子所論者孔顏曾史至于揚子始論老莊得
失韓子則盛排之何哉夫老莊之書孔孟不言其偶
然邪其有深意邪揚子排之其得聖人微意邪其與
聖人異見邪文中子一世純儒其著述動作全法聖
人雖未能造其域亦可謂賢而有志者遺書在世韓
子亦不容不見之而未嘗比數于荀子之列其意以
爲無足取邪其偶然邪至李翱則比諸世所傳太公

家教以爲無辭而粗有理亦輕之矣司馬君實則論其失而取其長爲作補傳而程伊川則以爲其議論儘高有荀揚道不到處諸公皆名世大儒而異同如此皆學者所當深究也

司馬君實作文中子補傳怪隋書不爲文中子立傳而其子弟云疑爲御史嘗彈侯君集君集與長孫無忌善以此王氏不得用其脩隋史者乃陳叔達魏徵畏無忌故不爲立傳君子曰叔達固畏無忌徵豈以畏無忌故掩其師名邪以是爲疑余嘗思使徵輩誠文中子門人其不爲立傳亦自有深意將非以旣擬其師以聖人欲列于傳恐小之欲援孔子世家之例而隋書無他世家且恐時人議故皆不紀以爲其師之名不待史而傳乎如此然未可知也

歸潛志卷十三

六知不足齋叢書

余讀書至湯誓湯誥及秦誓牧誓觀湯武伐桀紂之際諭衆誨師無不以天爲言如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

天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子弗順天厥罪惟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其以子又民戎商必克今商王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今子發惟恭行天之罰大抵以桀紂爲惡逆天天絕之我則誅惡救民爲順天且若陰受上天之命而行者嗟乎聖人之心則天心也天之心則聖人心也天之所絕聖人則絕之天之所與聖人則與之初無一毫異有以見聖人以天自處也非徒以天自處其理誠一也故當是時

歸潛志卷十三

七知不足齋叢書

爲聖人者權其輕重計其公私而不暇顧其君臣之分彼桀紂所行誠順天邪吾則事之誠逆天邪吾則去之其事其去皆與天合既去彼而求其爲天下王者捨己其誰哉故踐位而代之不辭而天下翕然亦無異議要之所行者天也又豈有歉然于心邪其曰惟有慙德予恐來世以爲口實者懼後之人臣不知天理妄于天位者援以爲例耳亦懼淺學之士求其名而遺其實者耳豈真有慙德邪然則後之君子猶以臣伐君爲疑者陋矣彼湯武之心求知于天而不

求知于人者可見矣或者曰然則莽操之取漢司馬氏之取魏若以天爲言亦可乎曰不然彼漢魏之政如桀紂乎莽操司馬氏之法如湯武乎有湯武之聖遇桀紂之惡然後可以言受天命否則徒爲篡逆而已

吾道盛衰自有時吾嘗攷之如循環相乘除也周衰諸侯不禮士至戰國則魏文侯燕昭王輩擁篲築臺師事焉繼以始皇坑儒之禍漢末藩侯不禮士而光武則安車蒲輪徵聘焉繼有桓靈黨錮之事唐朝士大歸潛志卷十三

八知不足齋叢書

夫往往爲將相有勢位後有曰馬之灾宋興內外上下皆儒者顯榮至宣政極矣至于金國士氣遂不振而今日困頓摧頽亦何足怪但我輩適當此運者爲不幸耳雖然窮達一也又何歎也

賢人君子得志可以養天下如不得志天下當其養之分人以財有時而盡分人以善百世不磨

凡將迎交接之際禮貌語言過則爲諂爲曲不及則爲亢爲踈所以貴乎得中也如或失中與其諂也寧亢與其曲也寧踈

張平章萬公

中州集云字長輔東阿人正隆二年進士

父彌學

按元好問張文貞公神道

碑云考諱彌學初應御試擢本經第一後罷經義科以詞賦取士復預薦書

座右銘有云

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此至言也

為善而遇災屯困窘者命也非分也為惡而遇災屯困

窘者分也非命也為善而得富貴亨達者分也非命

也為惡而得富貴亨達者命也非分也命分之理惟

識者為能辨之

夫慾心不死道心不生若欲安時任命著書立言發前

人所未見成後世之大名惟忘富貴利達外物可也

歸潛志卷十三

九知不足齋叢書

寧使敬而疎母使狎而親人敬而疎不失為端士人狎

而親恐流而為小人獨不見冰雪與脂韋乎其所喻

何如

厚于道味者必薄于世味厚于世味者必薄于道味士

君子苟不為世味所誘何名之不成何節之不立哉

士大夫多為富貴壞了名節吾嘗為柳子厚元微之

之徒惜也拚却死亡貧賤便做出好公事來不然終

不能有所立

富貴爵祿世人所共嗜故忘身屈節而徇之惟君子視

之爲外物得失付之自然苟與世人同安得爲君子
求合于聖賢必不合于世俗必欲與世俗合則于聖賢
之道遠矣同于古必不同于今苟欲富貴與道義兼
寧有是理是則忤己之所趨向嗜好又何慍乎貧賤
哉以此自思便安

上君子得志可以濟天下不得志不能活一身故子思
居衛緼袍無裏榮公七十帶索無依近世陳無已妻
子常寄婦翁家誠不冝非義而取也

馬援書誡兄子使之效龍伯高無效杜季良所爲則善

歸潛志卷十三

十知不足齋叢書

矣雖然杜季良仇人訟書引援誠爲証竟免官而梁
松實固因之被難梁松由是恨援死後搆陷至妻子
不敢歸葬若是則初時戒子姪好議論人長短而不
知先以此陷于禍也悲夫

保養乎身勿以壽夭之天勤儉乎家勿以有無付之
命強勉乎政勿以否泰歸之時忠愛乎君勿以昏明
託諸上此所謂先盡人事後言天道先盡其在己者
在人者初不計也定心之法莫善于此

凡事寧失之緩無失之急寧失之不及無失之過急者

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蘄信于天下後世者必
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
歸道渾水脩謁于玉峰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
于前軒語未周決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
已游矣惟龍山爲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
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
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年入谷未有奇谿溪曲折
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
鳴兩峰閒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

歸潛志卷十三

七知不足齋叢書

拱而提

提疑指元
文類同

環而衛者嘉木奇卉破之葱蒨醜

郁風自木杪起紛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
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淳滴者焉洑出
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顛幽草繚其趾賓
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
淪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
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
十許里大抵一峰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木
益多杉檜栝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閒玉錯

古人以爲病前輩有云優柔和緩又云天下事孰不
因忙後錯了曷嘗令君緩不及事宜深思之

歸潛志卷第十三

歸潛志卷十三

十二知不足齋叢書

附錄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
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烏權曰馬諸峰固已厭
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雁門踰代嶺之北
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粹
容嘗切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
相屬如是邪越旣畱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
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

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鬢罽人衣袖又縈紆行
數里得岡之高遽陟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
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
數輩來迎延入館于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櫺比楯立
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
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
壑危峰怪石巉岫巧鬪試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
臺諸峰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峰豁而川明村
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弈局然徜徉者久之寅緣入西

歸潛志卷十三

十三知不足齋叢書

方丈觀故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畱題

一作
徧

乃徑北嶺登萱艸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

絕無路可躋步艸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
乃得登回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

此龍山勝槩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

酌日旣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

散布石上松聲條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

愈清思愈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

醺談辯蠶起各主其家山爲勝如郭主太華劉主茲

一有
山字
余主玉官五老元文類節以更嘲迭難不少屈

玉峰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為虐

兮者政如是也元文類無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且

復來各有詩識于石道年元文類無飯主僧丈室已乃

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

玉泉寺山勢漸頽頽字疑誤樹林漸稀闕顧非龍

山比寺西峰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以登歷嶽崑

坐盤石其傍諸峰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

合或離而分置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

歸潛志卷十三
十四知不足齋叢書

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纓乾一水紆繞如玦觀

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北歸路險不可騎皆步而

下重谿巉嶺愈出愈奇元文類云愈出愈有抵暮乃得平地宿

李氏山家臥念茲游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

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儿之婉嚴嚴疑是麗

鳥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于奧密淵邃樹林

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其可少哉其疑也

同人之情大抵得于此而遺于彼用于所見而不用

于所未見此通患也今中書令湛然公紀西域事稱

金山之秀李子微貽友書論和林之勝有過于中州

者元文類節今中書至中州者三十三字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

有幾龍山也因觀山于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

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祕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

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畱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

紀庶幾茲山之髣髴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廡

革爲之記同游者

續錄按劉祁神州遯士集二十二卷已失傳偶得遺文篇錄附于後

書證類本草後

歸潛志卷十三

五知不足齋叢書

余讀沈明遠寓簡稱范文正公微時慷慨語其友曰
吾讀書學道要爲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
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奧旨是亦可以
活人也未嘗不三復其言而大其有濟世志又讀蘇
眉山題東臯子傳後云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
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然人之有是者接於子前則子
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
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
釀酒勞己以爲人何哉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

輕飲者得酒吾爲之酤適豈專以自爲也亦未嘗不
三復其言而仁其用心嗟乎古之大人君子之量何
其宏也蓋士之生世惟當以濟人利物爲事達則有
達而濟人利物之事所謂執朝廷大政進賢退邪興
利除害以澤天下是也窮則有窮而濟人利物之事
所謂居閭里間傳道授學急難救疾化一鄉一邑是
也要爲有補於世有益於民者庶幾乎兼善之義願
豈以未得志也未得位也遽泛然忘斯世而棄斯民
哉若夫醫者爲切身一大事且有及物之功語曰人
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又曰子之所慎齊戰疾康子
饋藥子曰丘未達不敢嘗余嘗論之是術也在吾道
中雖名爲方伎非聖人賢者以專精然捨而不學則
於仁義忠孝有所缺蓋許世子止不先嘗藥春秋書
以殺君故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懼其忽於親之
疾也況乎此身受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自幼及老
將以率其本然之性充其固有之心如或遇時行道
使萬物皆得其所措六合於太和中以畢其爲人之
事而一旦有疾懵不知所以療之伏枕呻吟付之庸

醫手而生死一聽焉亦未可以言智也故自神農黃
帝雷公岐伯以來名卿才大夫往往究心於醫若漢
之淳于意張仲景晉之葛洪殷浩齊之褚澄梁之陶
宏景皆精焉唐陸贄斥忠州纂集方書而蘇忱二公
良方至今傳世是則吾儕以從政講學餘隙而於此
乎蒐研亦不爲無用也余自幼多病數與醫者語故
於醫家書頗嘗涉獵在淮陽時嘗手節本草一帙辯
藥性人綱以爲是書通天地閒玉石草木禽獸蟲魚
萬物性味在儒者不可不知又飲食服餌禁忌尤不
可不察亦窮理之一事也後居大梁得閑閑趙公家
素問善本其上有公標注彙錄一讀深有所得喪亂
以來舊學蕪廢二書亦失去嘗謂他日安居講學論
著外當畱意攝生今歲游平水會郡人張存惠魏卿
介吾友弋君唐佐來言其家重刊證類本草已出及
增入宋人寇宗奭衍義完焉新書求爲序引因爲書
其後已酉中秋日雲中劉祁云

遊西山記

余髻鬢閒嘗聞先大夫言龍山之勝甲鄉山時幼未

能往其後在南方北望依依每以爲歉甲午歲還渾
水明年秋八月釋菜於先聖越明日拉友人河陽喬
松茂壽卿雲中劉偕德升暨弟郁同遊初出西城日
方中望西山而行一二里涉水又前七八里至李谷
谷在永安山下流波古木相交仰視之秋色如畫稍
東山之腋見厓閒一抔碧尤佳村民曰此麻匪也予
與二三子杖而詣步漸高竝路水聲鏗鏘數股涉水
行亂石閒里餘忽見青松綠楊蒼蔚中鑿厓而屋旣
至有僧居因共坐西軒望平原諸峯橫立南顧永安

歸潛志卷十三

六知不足齋叢書

山峯轟獨雄尊斜日秋烟滉蕩百里追暮雷詩而回
夜宿李谷遲明上永安山初入谷路甚艱兩厓夾峙
峭峻其石皆跨谷縈路詭怪若坐臥起立且時聞水
聲盤折而上足慄目荒前二三里忽見一峯突兀孤
高樹色青黃紅紫閒錯曉日映之錦鮮東諸小峯側
列相附又東一嶺獨嵐翠無日氣真帷帳閒諸人喜
快詠詩步益健又前數百步峯轉境又佳遂各坐大
石且在青檜影中石有苔華潤漬繡又纒縷可愛因
相與俯視川野倚樹浩歌又前數十步忽聞有聲如

風雨震山又如千人喧笑不已逼視之乃流泉一派
自山下入絕壑穿林絡石雪練飛逐竚聽久前至烈
風崖厓嶮特蓋兩峯最高蒼藤赭葛蒙冒下有泉源
諸人相謂曰此境絕不可不誌卽手泉研石各題詩
又前數步路益險見西厓閒復有泉出流大石上樹
影交翳聲鏘鏘微風吹散珠琲四落余曰此石名琴
泉又賦詩又前幾二三里樹木叢陰中殿閣屹然四
五所蓋玉泉寺也路側皆暗泉行艸閒漚漚如人語
言或者披艸掀石決其源方去既入寺寺宇歲深且

歸潛志卷十三

九列不足爲韻書

經亂多摧毀廚堂鍾閣雨崩艸翳僧寮多壞址獨萬
聖殿完麗可觀殿中金碧璀璨溢目又有石羅漢像
數百擊之鏗然亦奇緻晚憩僧舍其舍蓋余見時從
大父避亂所居追維舊事爲之惻愴起尋玉泉泉在
西南石厓下如井厓閒枝漚滴漚瀝絡莓苔上有古樹
覆蔭頗陰肅因畱題殿壁紀子今昔遊諸人亦各詩
其後南上祖堂堂絕高北望神州在掌上城邑如棋
局東則岳神山如屏青松翠柏閒隱隱有樓觀南則
羣山迤邐高下淺深異姿秋葉古林色明艷斜陽照

灼金紫滿山堂後有徑上山巔余縱步獨往徑狹而
危捫蘿以前望岑端樹木明度其境必異銳進百餘
步困憊又皆落木禿路遂迴然終以爲恨北過法堂
觀維摩像堂亦傾漏不完天曛入僧舍既夜月出清
寒逼人予與諸人散步檐外見峯巒翠崖樹木陰森
禽聲嘯嘶相應蒼仰視星斗磊落與人近皦然天地
如在玉壺中又相與嘯咏約二更方就寢詰旦出戶
見白雲數縷出東山延布南嶺上狀如飛龍蜿蜒山
中露氣蕭爽回念塵域恍如夢間利火名膏銷鑠淨

歸潛志卷十三

予知不足齋叢書

盡復往祖堂川原浮靄蒼茫城中青烟萬道俄而瀕
洞瀾漫莫能辨須臾日出東嶺紅霞青雲屬聯滿山
艸木光炯炯叢石峭壁呈奇獻異欲動搖如生乃率
二三子登北臺臺竝絕頂支一峯緣厓百餘步方至
回觀大山峭拔則嶮然艸樹紅碧點綴斑駁西顧諸
峯如綵樓相蔽虧陽光陰氣晦明不一北望平原百
里際北嶺外雲中城闕浮屠如錐金成渾源二郡及
諸村落若盤盂羅列田疇若龜甲開張澗波數處若
缺鏡裂素散擲微雲薄祿乍起乍伏若鮮衣輕袂婆

娑又相與賦詩賞歎粥餘別寺僧游龍山路自西南
往穿枯木翠蔓閒里餘過山脊恍然異境也俯視重
峯複嶺秋物爛斑且目極皆山無平地厓左折徑稍
夷厓上多大石或人立或獸呀或禽翔或鬼攫森竦
可畏前至大森林皆青黃紅紫相間櫛密時時逢怪
石睨路狀詭異山風飈至葉落如雨觸石覆面濛濛
飛嵐走翠隱映林影中旋變滅又三四里林窮有平
岡數畝可田下有泉北流又入林益西三四里大木
翳空蔽日樹底有暗泉蒙榛敗葉縈漬微有聲厓轉
而南忽見龍山寺乾機坤祕駢露疊開四面諸峯如
踴躍相跂大殿在山腹丹碧湮摧雲堂影室在殿西
簷墉亦圯然其規制宏且邃依然南俯深澗澗外皆
山相聯下有大林杳窅望莫際遂緣石磴上方丈大
室三楹極整鮮西有一徑入樹陰中百餘步至文殊
殿殿在孤峯上號捨身厓神像精緻妙絕遠望千巖
萬壑絡繹參差樹葉日光爛然五色雖巧筆妙手不
能圖且繡蓋其雄麗冠龍山關外石如掌平其首騫
下窺黝黝無底南則清涼山五臺歷歷且遙見代郡

川西則鄯陽馬邑諸城皆微茫可數諸人歎息久之
稍北往西方丈室在峭巖下懸柱而脩俯視謁且恐
室中讀雷少中詩石刻蓋予從大父洛州君所書又
有子從父懷遠君詩在壁其南境物不減文殊殿斯
須過鍾樓出方丈後上萱艸坡寺僧云每當秋夏交
萬花被坡錦繡堆花多金蓮如燈照山谷又萱艸無
數故以云又號百花岡惜余來暮不得見緣坡艸滑
步旋顛既上立大木閒東望峯巒奇秀又南數步至
山顛曠蕩開廓千里目中秋容蒼然羣山齒立蓋天
下絕境也下瞰西方丈在厓中又有大石突空出德
升獨踞而歌余慄不能往忽聞有聲如雷震在文殊
殿西遊氛歛起疑霹靂出礮底諸人駭焉後問之寺
僧乃大木落也磴礮移時片雲突涌垂空恐雨作乃
下飯餘往西巖巖在西方丈西數峯如斬截歸鬼窟
何相倚仰觀凜凜褫人神下有屋三楹幽潔前有大
石石上有大樹陰翳翳其境物大概如西方丈前忽
見浮陰四合微雨落又飛雲洶湧上走騰騰然諸人
皆在雲氣中只尺相失未幾夕日出光景鮮明餘雲

川西則鄱陽馬邑諸城皆微茫可數諸人歎息久之
稍北往西方丈室在峭巖下懸柱而脩俯視訝且恐
室中讀雷少中詩石刻蓋予從大父洛州君所書又
有子從父懷遠君詩在壁其南境物不減文殊殿斯
須過鍾樓出方丈後上萱艸坡寺僧云每當秋夏交
萬花被坡錦繡堆花多金蓮如燈照山谷又萱艸無
數故以云又號百花岡惜余來暮不得見緣坡艸滑
步旋顛既上立大木閒東望峯巒奇秀又南數步至
山顛曠蕩開廓千里目中秋容蒼然羣山齒立蓋天
下絕境也下瞰西方丈在厓中又有大石突空出德
升獨踞而歌余慄不能往忽聞有聲如雷震在文殊
殿西遊氛歛起疑霹靂出礮底諸人駭焉後問之寺
僧乃大木落也礮礮移時片雲突涌垂空恐雨作乃
下飯餘往西巖巖在西方丈西數峯如斬截歸鬼磊
砢相倚仰觀凜凜褫人神下有屋三楹幽潔前有大
石石上有大樹陰翳翳其境物大概如西方丈前忽
見浮陰四合微雨落又飛雲洶湧上走騰騰然諸人
皆在雲氣中只尺相失未幾夕日出光景鮮明餘雲

變化半隱晦暮歸方見白雲縹緲如帷幔數十幅
自文殊殿東南來奔馬莫能追其閒樹彩厓姿支露
閃爍怪麗甚山風擺蕩林木駭人若天地轟盪開震
突夜宿方丈東軒未寢開門月在空陰氛已開巖巒
樹木殿閣相映頗悖竦予行吟軒外幾夜半方眠自
覺襟懷蕭灑意氣雄壯如神仙中人也曉陰復合予
獨曳杖復往文殊殿雲光霧色衝突勃鬱如元氣中
西望川原莽蒼不可見西巖西方丈皆爲烟雨晦藏
秋風怒號疑鬼神交戰青林紅葉隱映乍有無余歎
曰生年三十局促城市閒不意今朝見天地偉觀以
寒甚不能久畱乘雲氣而迴迨雨止復與諸人往西
巖西方丈題詩且談笑良久時日已中別寺僧而歸
復過雲堂見梁秀巖瑀詩字畫亦美遂由舊路東北
往林閒殘雨滴衣嵐氣烟霏交走橫鶯皆眷戀不忍
去因共作龍山詩又恐雨復作仍遲疑忽見平川晴
色爛然行至水窟路益北一二里出林回望龍山春
巍峻與天角又數十步忽見高厓峭壁扶裂分張日
光中映如潑黛如掇藍厓間有水光炯然如劍出匣

射日四山樹葉炫人余與二三子健躍歎賞又作詩以紀之自此無深林大木行黃花紅葉中又二里行甚苦扳援方能進忽見孤峯嵌天峯上倚攢擁牙角口鼻軒軒下一峯腋出如劍諸人不覺失聲稱奇又作詩紀之回顧諸峯千態萬狀不可殫紀路益下三四里至神谷谷中有泉出石罅浪然其流散漫出山外厓東有神祠祠邊有樹余與二三子憩祠下題詩天已暮月上隨水聲行又里餘方出谷又涉水乘月往威謀宿野寺中明且別壽卿子三人者歸渾水

歸潛志卷十三

蓋知不足齋叢書

烏乎余生山水閒故有樂山水心然南游二十年所居皆通都大邑無山林嘗迫狹不自得今因北歸得游歷故山可勝快哉況干戈未已棲隱爲上行當結屋山中覽天地變化之機而又讀書足以自娛著書足以自奮浩歌足以自適默坐足以自觀逍遙淵谷傲睨雲林與造化爲徒與煙霞爲友雖飯蔬飲水無愠於中振迹寬心可以出一世之外又何必高車大蓋駟騎滿前方爲大丈夫哉因記

癸卯之冬十月卹自蘇門徙居相臺明年秋八月五
峯魏公自燕趙適東平遂登太山拜闕里將北歸過
相臺會公謂卹曰吾聞太行之秀曰黃華曰洪谷爾
其從我一遊乎卹曰諾初出安陽郭西四十里渡洹
水俗號安陽河夕宿輔巖邑館翌日同邑中士人尊
酒坐池上池有數泉聲沸如玻璃盆湧出萬珠柳陰
映翳頗蕭灑南謁宋韓諫議墳魏公琦父也墳皆老
柏參天碑有樓文則富鄭公弼撰王岐公珪書皆完
具冢有浮屠號孝親院石刻魏公所建院規製宏敞

歸潛志卷十二

三五 如不足齋藏書

柱皆文石佛像如新茶坐西寮徜徉竟日暹明西上
路皆坡陁岡阜閒以樹林行幾四十里過馬店望林
慮諸山若蟻尖若黃華若天平若洪谷齒立玉峯馬
上笑談喜見顏色前涉橫水水舊有石橋甚巧麗今
圯壞紛然晡至林慮山橫峙天西如城壁相銜爭雄
角銳潑黛凝青而高下險夷不一玉峯曰昔人稱林
慮名山信哉暮會邑中士大夫皆曰游當自黃華始
且北而南可也明日遂出北城邑人張君佩玉偕往
西北約二十里入榭林林行一二里入谷兩厓夾徑

徑竝東厓大石鱗差馬足行甚艱下皆絕壑瀕洞樹
木蒼鬱水聲潺潺使人耳目儻然前觀山勢峭拔奇
偉不覺失聲歎異又一里餘厓豁地平叢竹如雲竹
中堂殿茅亭數處乃黃華古禪刹也今爲老氏居道
士數輩來迎解鞍坐覽樂甚殿之石柱刻宋人題名
及張相天覺賦高歡避暑宮詩詩云南北紛紛似弈
碁高王霸業起偏裨情知騎虎非安計豈是青山避
暑來

音黎

因憶王翰林子端遊黃華詩蓋此寺廢已久

王詩云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

歸潛志卷十三

三六 刊不口上齋叢書

廢無人往滿谷西風栗葉黃飯餘屏騎乘杖屨以西
涉小溪行約一二里山益奇巖峯斬岫回互揜映千
萬狀不可紀山端有小峯抉出如立指號仙人峯遇
佳處輒坐樹下石聽流泉玉漱鳥語謦人回視向來
塵土中便如隔世又前數武地平可耕厓腋有岫庵
且闢籬種菜芋亦道士舍西上路浸高又二里餘陟
峻阪號公主關有厓號梳洗樓意其爲前代帝子游
衍跡漢武帝女弟封隆慮公主豈此邪坂皆巨石若
爲堡砦摧裂無蹊徑捫蘿以登又里餘路窮大巖合

若環屏幃稍南孤峯削成拔地劃出號桂鏡臺臺西
樹林閒望山春玉虹蜿蜒下垂搖曳有聲迫視之懸
泉也相與暗吒因列坐臺趾方石縱觀蓋泉自石門
而下初勢甚微已而散布半空特詭異其始來也如
飄風扇雪瀾漫一天少焉如驟雨落雲淋漓萬壑或
如飛練千尺騰擲不收又如珠簾百幅聯翩下墜乍
散乍聚乍緩乍急乍去乍來乍鉅乍細霏微滴瀝濺
面灑肌浩蕩鏗錙驚心動魄可以起壯志可以醒醉
魂可以洗塵紛可以平宿憤亦天下偉觀也下瀆爲

歸潛志卷十三

毛知不足齋叢書

潭澄泓湛碧水瑩鏡明向之水聲皆其流派迤出山
而湫不知其所往此又異也步至巖東北有大龕如
列屋可坐數十人尋繹昔年題名在龕壁玉峯健歎
以爲東游未嘗見此移時緬懷趙武靈王登黃華之
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教百姓以強其國亦一時雄
傑張君曰泉之上有路坦平直抵天平望絕壁有石
竅曰青龍洞尾蓋門在天平也其中閭黝多水東北
有高歡避暑宮殿址尙存且有碑以路絕不能到又
曰高歡葬此山石巖中鐵索紉其棺嘗有人見之邴

舊讀司馬氏通鑑云高歡薨虛葬漳水西潛鑿成安
鼓山爲穴約其樞而塞之蓋距此不遠與所傳小異
張又言此山佳處甚多惜不能徧歷日斜由舊路而
東石壁而堂石像浮屠精緻行三四里路忽分張云
由南而往殊勝厓轉三潭灑出大石閒相通號壘研
皆流泉所蓄細流布石上縈紆明澈潭水 黝碧
云有蛟龍居其坐潭側嘯呌仰山俯泉極快愜南有
古祠破裂號王母祠祠壁石刻云仙人王津葬母於
此號仙人冢土人祠以祈福祠前大木九今餘一焉

歸潛志卷十三

天知不足齋叢書

趙嶮間光弼來遊趙鎮侍行蓋宋宣和閒人也字畫
亦不凡東有龍祠頗整完中石刻紀巽南則地復曠
闢行荒榛蔓艸中里餘復抵寺舍會日已暮騎出山
顧念勝游如在天上歸而清不寐明發邑中士大夫
讌集作一日雷會姚公茂諸君南來相約同遊淇谷
日昃出南城三十里入榭材林比黃華頗大林行四
五里入山路比黃華頗夷谷亦曠樹木繁鉅水聲比
黃華差小渡溪至寶巖寺寺在竹閒舊有名刹冠一
方遺亂惟一浮圖在大殿經閣址宛然新構功未畢

其南厓號五松亭亭亡止餘一松王子端記之碑陰刻劉涪中濤詩濤亦聞人東北石屋號戒猴洞洞中浮屠石像及諸佛經刻在石起高齊峯端有檐薨隱隱號金門寺云有僧居路險林深游者罕到會坐西軒軒外竹成林流泉琅琅踰軒入竹如簷漚聲不絕東南山缺瞰川原雖峭密不及黃華而宏邃有過之者寺有浴室放泉以燒旦入浴神體爽繼飯餘讀張天覺聖燈圖記及邊德舉寺碑文頃之復杖屨西上厓北轉有大石方丈餘雪瑩掌平枕溪號石席上刻

歸潛志卷十三

三
五知不足齋叢書

杜相公美所作銘銘云溪石齒齒溪水潺潺鳴玉跳珠水流石閒涓涓溪月冷冷溪風風吟松梢月湛杯中欲醉而歌既醉而臥悠悠千古浮雲之過克相人辭清婉字畫亦適逸可愛卽共坐賦詩起而前山特變化出奇林益深密時時佇立從容霜已降樹林有改色者於青翠中間見紅葉如春華又清泉白石舉步如圖畫天風卒至樹聲與泉聲雜如笙等環珮交鳴又若琴瑟未終鐘鼓迭起日光下遠林陰蘿影玲瓏斑駁龍蛇篆隸交余數人者坐其閒談道論文自

謂雖此世槍攘亦片日如仙耳又三四里路窮巖合
勢如黃華山巖巔飛瀑下流亦如黃華水山疑樓閣
刻畫削蠟裁金水則絡繹縈絳千絲萬絡乃其坐泉
閒容與天晴月明映玩逾佳珠網玉旒搖動半天外
晶瑩閃爍姿態橫生濺雪跳冰潭面蜂起又相與賦
詩道其事巖下多大石細流穿石罅作金鐵聲舊有
亭號知勝王子端作記今無餘跡歸途題大石龕晚
出山與公茂諸君別第以不到天平爲恨還宿林慮
雨雷三日九月朔霽還相臺越重九之明日東北行

歸潛志卷十三

三十知不足齋叢書

四十里宿鄴鎮鎮古鄴地有曹魏所建銅雀金虎冰
井三臺故基暮登臺置酒西望太行所謂黃華硤谷
皆隱約可辨漳水西來如劍如練絡北臺而東蓋河
朔勝處也且其地南控大河西連上黨東扼齊魏北
負燕趙實天下襟喉此自古英雄如曹袁慕容高氏
所以多據依又見故城隱鱗豕鬣纍相望時弔古
良用慨然徙倚至曛宿南臺道士舍曉渡漳水別玉
峯南歸後月餘玉峯詩來曰爾當爲予記之乃援筆
識其始末邴居代北鄉中名山已歷遊嘗謂太行魁

天下山富奇麗志欲一覽然非偕鉅公偉人不足稱
山之雄玉峯祁姑之夫也高名大節一世所推乃今
邂逅得從之遊誠遂所願方將階此過蘇門扣百巖
訪盤谷登天壇西遊河汾觀砥柱上中條覽太華八
秦中以迄天下形勝已與公有成約會當治行嗟乎
世之人皆驅馳智力以金帛車騎相夸豪而吾儕獨
玩心泉石放浪於寂寞之境要之各有樂未可以爲
彼是此非至於後世又不知其孰得失况古之聖賢
莫不樂山樂水若夫究地里考土風辨古今識草木
皆不可謂亡益於學姑從所好以畢餘生或有笑其
迂僻者亦不得而辭也乙卯春正月之望謹記

北使記

興定四年七月詔遣禮部侍郎吾古孫仲端使於北
朝翰林待制安庭珍副之至五年十月復命吾古孫
謂予曰僕身使萬里且天之西其所游歷甚異喜事
者不可不知也公其記之自四年冬十二月初出北
界行西北向地浸高竝夏國前七八千里山之東水
盡東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又前四五百里地甚燥

歷城百餘皆非漢名訪其人云有磨里奚磨可里紇里迄斯乃嚮航里瑰古途馬合魯諸番族居焉又幾萬里至回紇國之益離城卽回紇王所都時已四月上旬矣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太祖愛其俊辯賜之妻而陰蓄異志因從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後鳩集羣紉徑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陰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馳負輜重入回鶻攘其地而國焉日益彊僭號德宗立三十餘年死其子龔號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攝政姦殺其夫國亂誅仁

歸潛志卷十三

至知不足齋叢書

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爲回紇所滅今其國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其回紇國地廣袤際西不見疆陲四五月百艸枯如冬其山暑伏有蓄雪日出而燠日入而寒至六月衾猶絺夏不雨迨秋而雨百艸始萌及冬川野如春卉木再華其人種類甚衆其須髻拳如毛而緇黃淺深不一面惟見眼鼻其嗜好亦異有沒速魯蠻回紇者性殘忍肉交手殺而噉雖齋亦酒脯自若有遺里諸回紇者頗柔懦不喜殺遇齋則不肉食有印都回紇者色黑而性愿其餘不可殫

記其國王闍侍選印都中之黔而陋者火漫其面焉
其國人皆邑居無村落覆土而屋梁柱簷楹皆雕木
窓牖餅器皆白琉璃金銀珠玉布帛絲枲極廣弓矢
車服甲仗器皿甚異螿蟹爲橋舟如梭然唯桑五穀
頗類中國種樹亦人力其鹽產於山釀蒲萄爲酒瓜
有重六十觔者海棠色殊佳有慈麻美而香其獸則
駝而孤峯牛有 春羊而大尾又有獅象孔雀水牛
野驢有蛇四跗有惡蟲狀如蜘蛛中人必號而死自
餘禽獸艸木魚蟲千態萬狀俱非中國所有山曰塔

歸潛志卷十三

三三知不足齋叢書

必斯罕者方五六十里葱翠如屏檜木成林山足而
泉其俗衣縞素袵無左右腰必帶其衣衾茵幘悉羊
毳也其毳殖於地其食則胡餅湯餅而魚肉焉其婦
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閒有髻者其業歌舞音樂
其織紉裁縫皆男子爲之亦有倡優百戲其書契約
束竝回紇字筆葦其管言語不與中國通人死不焚
葬無棺槨比斂必西其首其僧皆髮寺無繪塑經語
亦不通惟和沙洲寺像如中國誦漢字佛書子曰噶
異哉公之行也昔張蠶蘇武銜漢命使絕域皆歷年

始歸其艱難困苦僅以身免而公以蒼生之命挺身
入不測之敵萬里沙漠嘻笑而還氣宇恢然殊不見
衰悴憂憾之態蓋其忠義之氣素貯乎胸中故踐夷
貊閒若不出閨闈然身名偕完森動當世凜乎真烈
丈夫哉視彼二子亦無愧故子樂爲之書以備他日
史官采云

右記二首見陶九成遊志續編

古意

秋江有芙蓉顏色好鮮潔褰裳欲采折不深不可涉

歸潛志卷十三

言知不足齋叢書

巖風下飛霜芳豔空洞歎悵望一長歎臨川無桂楫

送雷伯威

朔風起天末落木鳴空山冰霜正凝沍遊子百里還
出郭送將別徘徊上高原如何睽離情對此芳歲闌
壯士志四方不須涕洟瀾人生非山海會面亦不難
願子崇明德餘功振文翰長因東南鴻惠我金玉言

右詩二首見元音

逸事

事言補一則

楊宏道 叔能

平生交遊贈予詩者多矣惟劉京叔一篇嘗吟詠之
憶昔逢君北渚秋藕花香裏醉輕舟三年一別空回
首千里相思更倚樓明月不隨春物老碧山長帶暮
雲愁天平松竹黃華水早晚柴車得共遊思君一日
如三載兩寄詩來慰我心塵土愈知人世隱風烟遙
見海門深貧來笑我嘗癡坐亂後憐君更苦吟歷下
亭前春水闊扁舟何日重相尋

歸潛志卷第十三

歸潛志卷十三

三五知不足齋叢書

善精來以詩心聖王念中

歸潛志卷第十四

歸潛堂記

劉子朔方人生于雲中之渾源山水之間髫鬣從父祖
仕宦大河之南初知誦讀偶屬爲童子學少長習時文
爲科舉計然亦時時閱古今詞章竊讀史書覽古今成
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未冠計借試開封禮部中之及
庭而絀于是始大發憤以著述自力頗爲先達諸公所
知又結交當世豪傑未有不與以文字往還者舊有田
淮水之陽春夏在陳視耕穫秋冬必入汴避亂且從諸
公講學已而先大夫下世遂經紀家事然讀書爲文亦

歸潛志卷十四

一知不足齋叢書

未嘗少休閒四方交遊來把酒論文談笑連日夕或留
之旬月不令去時雖少年未遂其進取心而會友著書
亦自樂無歉豈知一旦時移事變流離兵革中生資蕩
然僮僕散盡從行惟骨肉數口舊書一囊由銅壺過燕
山入武川一載始得還鄉里鄉帥高侯爲築室以居
所居蓋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見山若南山西巖吾祖舊
游東爲柏山代北名剎西則玉泉龍山山西勝處故朝
嵐夕靄千萬狀其雲烟吞吐變化窗戶開門外流水數



文每靜夜微風有聲琅琅使人神清不寐劉子每居室中焚香一炷置筆硯楮墨几上書數卷偃息嘯歌起望

山光尋味道腴

云臥味道腴

為終日樂雖弊衣惡食不知也

閒嘗自幸生而為儒忝學聖人之道其平昔所志脩身治國平天下窮理盡性至千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道覺後世今當壯歲遭此大變更賴先人之靈得返鄉里幸而有居以自容將默卷靜學以休息其心力況世路方艱未可為進取謀因榜其堂曰歸潛且以張橫渠東西二銘書諸壁客有過而詰之曰今吾子生

歸潛志卷十四

二知不足齋叢書

當亂世政英雄奮發之秋大而可以分疆據土奉王命為諸侯下而可以附雄藩巨鎮馳騁才謀取富貴或如終童請長纓人越羈其王獻北闕下以功名著不然當效蘇季子司馬長卿以文詞談說十人主六印駟馬耀鄉俗吾子奚獨韜光晦跡甘為弃物于一時使平日所學眇不見鋒斂亦鄙陋之甚也劉子曰嘻若亦不門君子之道乎蓋君子之道以時卷舒得其時而不進為固失其時而強進為狂且先顧其內之所有何如亦不在夫外也吾平生苦學豈將徒老焉顧自嚮自求賢者所

恥加之新履蹇難始欲自脩且將掃除吾先祖邱墓果
其後日爲時所用亦安肯不致吾君澤吾民如或不然
雖終身潛可也易曰龍德而隱遁世无悶傳曰君子若
鳳治則見亂則隱吾雖非聖賢亦安敢不學乎若非知
吾之志者也客旣去遂書于堂以記之且歌曰南山漠
漠兮渾水洋洋桂椒葱蔚兮松柏蒼蒼清泉涵其下兮
白石皦以如霜兕豹踰伏兮鸞鳳翩其來翔世溷濁而
不照兮蹇羝騁夫先路荆榛翳以蒙達兮野縱橫其豺
虎矧余志之莫迂兮了罕罕而疇伍歸歎歸歎其潛于
南山之下又歌曰潛于農摯之侶兮潛于漁望之徒兮
願惟不肖豈敢與俱兮惟茲一堂有琴有書兮學其所
不知求進于聖途兮潛乎潛乎亦可以爲娛兮嘻

歸潛堂銘

并序

寂通居士陳時可秀

潛之爲言隱也古之所謂隱君子者無江海而閒不山
林而幽蓋藏器待時樂天知命不潛而潛者也吾京叔
之文之行有不可掩者而以歸潛名所居堂第恐欲潛
而不得耳且吾聞之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應處而出非道應出而處亦非道語默何異哉夫魚

不厭深矣龍德則不然升潛以其時孔子聖之時者也
乃所願則學孔子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
論逸民則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也聖人
是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莊周陽擠陰助者也至其舉養生之道亦引仲尼曰無
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豈有吾聖門弟子反專
於潛之一字者邪京叔以書求銘老夫告京叔能勿忘
乎謹爲銘曰

仲尼駐車蟻邱漿宜僚陸沈于其旁夫妻臣妾登屋梁

歸潛志卷十四

四知不足齋叢書

季路往視渠以亡但見虛室依頽墻古人潛德不欲彰
那用此字書其堂況君年甫三十強撻腸拄腹經傳香
文氣渾爾詩筆昌戶外屢滿名飛揚吾恐自此饒薦章
遠來乞銘何可當拈出聖語語頗長用之則行舍則藏
無入而藏出而陽得時忌作天際翔勿以深眇賢庚桑
歸歟歸歟且和光銘哉銘哉幸無忘

詩

定庵老人吳章德明

城上棲烏尾 逋歸來小隱與時俱高山流水誰同聽

尚風德不孤富貴于人真暫熟文章照世

求遺逸只恐

走仕塗

定齋居士李獻

止

落落奇男子生有四方志萬言長策六鈞弓三尺太阿
秋水似不喜雕蟲技不作兒女悲長安市上曾縱可又
命五陵年少兒龍荒萬里期一掃踏碎輪臺磧西島便
調金鼎佐無爲鳳池坐數汾陽考世無禮樂二百年追
蹤直擬三代前嘉生叶氣越唐舜坐令米斗三四錢誰
知天地遽翻覆滄海橫流陷平陸又如烈火焚昆山孰

歸潛志卷十四

五知不足齋叢書

辨頑石與眞玉平生事業安用爲攜家徑走南山陲布
衣糲食混漁釣妻孥麤足常熙熙數椽茅屋門橫水盡
著光陰文字集時俯仰塵土閒擾擾于戈如鬪蟻我
有一言君試聽乾坤萬古眞郵亭但教定宇天光發區
區世閒富貴何異蝶蠃與螟蛉一云區區世閒富與貴多與字作二句讀

河東白華文舉

集句

天其未厭卯金刀池上于今有鳳毛有才不習學干謁
便入林泉眞自豪衣如飛鷄馬如狗野飯盈盤厭葱韭
仰天大笑出門去桃李春風一盃酒列卿太史尚書郎

五更待漏靴滿霜何如一身無四壁醉踏殘花屐齒香
人物尤難到今世浮雲柳絮無根蒂不須辛苦上龍門
秋水寒沙魚得計

西崗呂大鵬鵬舉

中州集云密縣人自言宋名相申公之裔

擾擾人間世熒熒風燭光誰能逃厄數況復入吾鄉嵐
秀充朝餒冰絃響夜堂堂中幽獨否昆季足徜徉

太原元好問裕之

按此詩遺山集不錄

南山老桂幾枝分翰墨風流屬兩君其說人閒好歎向
爭教茅屋著機雲備嘗險阻聊乘化力戰紛華又策勳
却恐聲光埋不得皇天久矣付斯文

歸潛志卷十四

六知不足齋叢書

王官麻革信之

逃漁魚深處

漁一作淵

避弋鴻冥飛古來賢達士亦復詠采

薇

詠一作歌

南山先廬在兵塵悵睽違山空無人居惟見草

木肥翩然千年鶴一朝復來歸新築臨渚水行徑窈以

微清流鳴前除白雲入晨扉迴頭陔谷遷

河汾諸老詩集作迴陔陵

谷

萬事倏已非著書入理奧得句窮天機前路政自迫

此道儻可幾殷勤抱中璧鼠勉畱餘暉第恐遁世志還
負習隱譏永懷泉石上

一作泉上石

一鴟與君揮惜無凌風

翰遐舉非所希

塵土悠悠浣客襟一堂千古入幽潛
喧無車馬雲迎戶靜有琴書月挂簷
渾水清冷通竹過南山蒼翠與天兼
遙知吟嘯伺雲弟剩有新詩灑壁纒

仰山性英粹中

二陸歸來樂有真一堂栖隱靜無塵
詩書足以教稚子雞黍猶能勞故人
瑟瑟松風三徑晚濛濛細雨滿城春
因君益覺行蹤拙又爲浮名繫此身

東城李微子微

歸潛志卷十四

七刑不足齋叢書

滄海成田後攜家返故鄉披榛尋舊址
借力構新堂山給窗扉翠泉供枕簟
涼故田依渾水別業勝淮陽侍御
還風在南山慶派長芝蘭宜竝秀
鴻雁自成行經史胸中業龍蛇筆
下章行當依日月寧入_子耕桑尚父
終辭渭阿衡定佐商飛潛無定跡
易道箇中藏

析津李惟寅舜臣

浩浩干戈裏憐君遂隱居雲蒸秋簟冷
月落夜牕虛歲月盃中物生涯几上書
潛中有真趣吾亦愛吾廬地僻心偏遠
人閒物自幽功名真敝屣軒冕等浮漚
野

鳥從喧寂山雲自去雷一盃濁酒外萬事付休休

蒲城薛元微之

官構茅堂養道真滿前俗事罷紛紜磻溪夜釣波心月
汾曲春耕隴上雲長笑能罷勞應夢官教猿鶴怨移文
斬新傳得安心法萬壑松風枕上聞

奔走紅塵二十年歸來參破淨名禪忙開鞠筵成嘉遁
靜閉柴門草太元千嶂雲嵐真鞠谷一川風月小壺天
早時若用商巖雨應徧齊州九點烟

故山泉石穩棲遲緯國才名恐四馳節信情高方著論

歸潛志卷十四

八知不足齋叢書

淵明心遠更能詩素琴黃卷真餘樂明月清風無老時
只恐葛龍潛不定一聲雷雨躍天池

金城蘭光庭仲文

幾年蹤跡寄兵塵且喜歸來見在身滿眼雲山猶可隱
一庭松菊未全貧定慚巧宦盧藏用却愛成名鄭子真
祇恐池中非久處竚看雷雨起天津

漁陽趙著光祖

萬里烟埃氣尚炎秋風攜手賦歸潛當時北望長勞夢
今日南山副具瞻鴻雁不飛閒月鶴鴿無語靜依簷

遙思一一猶如此自愧區區未屬厭

河東張緯緯文

結廬高隱謝塵埃浩氣元從道學來北闕雲烟無夢到
南山草木覺春回四時風月供吟筆萬古乾坤入酒盃
却恐漢庭須羽翼鶴書未許老巖隈

太原高鳴雄飛

按遺山集有送高雄飛序
郝陵川集有荅高雄飛書

高情謝氛埃歸隱南山隈頽然一茅屋蕭灑無纖埃勝
槩紛滿前懷抱長好開舒嘯野雲亂皓歌空翠來瑤花
晚夕靜相對揮清盃太虛風露下幽興何悠哉回首區

歸潛志卷十四

九知不足齋叢書

中人擾擾良可哀

黃鵠八寥廓龍性何能馴英英劉處士天子不得臣臥
老草堂月吟盡南山春野飯足藜藿幽蘭充佩紉一盃
石上酒靜見天地真萬慮此都寂孰知名與身靈運臥
巖幽子陵釣渚濱神超物不違異世等達人我無元豹
姿亦欲事隱淪空歌紫芝曲早晚由東鄰

邢臺劉德淵道濟

南國堂堂二鳳雛年來歸隱舊茅廬四圍山水境何勝
一室琴書樂有餘長嘯松林月明夜行吟菜圃雨晴初

荒蕪庭院人休諺天下終期一掃除

洛水劉肅才卿

屠龍破千金夢覺人已非
二陸不可作故山歸采薇
江湖鴈樂原隰鶴飛惆悵
朱門客思歸不得歸

龍汀張仲經

按遺山集有張仲經詩集序又行齋賦亦爲仲經作

羸驂短僕行夷猶西京才子云
二劉荒山窮僻厭岑寂
長裾徧謁東諸侯手中雖無丈八矛
胸蟠河圖與天球
有時吐出作靈瑞坐令宇縣還殷周
憶昨長鯨吞古汴
千里還家異鄉縣築堂故址號歸潛
要使新詩走羣彥
方今河朔藩鎮雄衣冠往往羅其中
兩賢胡爲獨不出
埋光鏟彩爲冥鴻朝亦潛莫亦潛
東山不起吾何瞻
山中爲問誰相識白鳥孤雲自八簾

燕山張師魯明道

岐路荆榛萬險夷丈夫出處不磷緇
莫誇荀氏八龍集
且羨陸家雙鳳儀塵世浪隨春夏改
寸心惟有鬼神知
蒲團澤几爐烟靜臥讀黃庭樂聖基

東明張特立文舉

陵遷谷變海波翻築室渠能返故園
夜雨對牀閒鍊句

春風滿座其開樽都無北闕功名想且喜南山氣象存
才大到頭潛不得已傳華萼出蓬門

山東勾龍瀛英孺

世路艱難已飽經歸來一室晦虛名任他滄海掀天惡
喜我南山照眼明雲氣冷侵吟硯潤棗華香汎酒盃清
故園未遂歸休志慚愧劉家好弟兄

續錄 郝增

渾源劉先生哀辭

并引

郝經

歲庚子經甫踰童獲拜先生于館舍而遽南軻關越八

歸潛志卷十四

十二知不足齋叢書

九載已酉春先生往來燕趙開始得奉杖履格言義訓
雖屢得聞而頑鈍樵魯之資捍棘而不入是以塵心槁
思渴而未沃也庚戌春方負笈南邁以遂摳衣之間而
凶訃掩至繼而其弟文季來以先生易簣時所付一書
四十篇曰處言見示經再拜雪泣讀之其辭汪洋煥爛
高壯廣厚約而不缺肆而不繁其理則詣乎極而窮乎
性命於死生禍福之際尤爲明析非世之所謂文章古
所謂立言者也於是感愚志之不卒傷先生之不天憫
吾道之不競恨憤惋激吐辭以哀之嗚嗚扼吭不復條

貫其辭曰

濁河絕流大梁亡日入地底陰燐光百年秀孕隳大荒
文源湮汨甚濫觴三五在北輝其芒姑爲維持爲主張
砭礪沈痼開膏肓護籍償蹄扶顛彊碧雲雙鳳方翺翔
忽弱一个危乎羨常年振羽來朝陽竹花蹴落桐花香
岐山山頭喚文王一鳴燕雀驚且狂總角獨步高昂昂
旁魄瓌竒古錦囊颯然聲價騰且驥飛蒙茸兮走陸梁
挺特溫潤直以方有虞圭璋夏琮璜波瀾老成肆汪洋
洞庭萬頃澄秋霜一簪韓柳下蘇黃探遺索古追羲皇

歸潛志卷十四

十三知不足齋叢書

一編處言舍天章立意造語攀荀揚嗚呼天首其何量
既與之德不與昌既與之年不與長渾源之山空蒼蒼
相臺臺下天荒涼元氣索莫真宰藏南山家世兩渺茫
有弟有弟涕隕裳有識有識如清漳窠桂酒兮陳椒漿
魂兮來歸摧肝腸魂兮不來空所望嗚呼天道其何量

追輓歸潛劉先生

王惲

我自髭髯屢拜公執經親爲發顛蒙道從伊洛傳心事
交擅韓歐張古風四海南山青未了一邱涓水恨何窮
泫然不爲山陽笛老屋吟看落月空

貫其辭曰

濁河絕流大梁亡日入地底陰燐光百年秀孕嶺大荒
文源湮汨甚濫觴三五在北輝其芒姑爲維持爲主張
砭砢沈痼開膏肓護籍價陪扶顛殢碧雲雙鳳方翺翔
忽弱一介危乎姜常年振羽來朝陽竹花蹴落桐花香
岐山山頭喚文王一鳴燕雀鷺且狂總角獨步高昂昂
旁魄瓌奇古錦囊颯然聲價騰且驟飛蒙茸兮走陸梁
挺特溫潤直以方有虞圭璋夏琮璜波瀾老成肆汪洋
洞庭萬頃澄秋霜蕭蕭柳下蘇黃探道索古追羲皇

歸潛志卷十四

十三知不足齋叢書

一編處言舍天章立意造語攀荀揚嗚呼天首其何量
旣與之德不與昌旣與之年不與長渾源之山空蒼蒼
相臺臺下天荒涼元氣索莫真宰藏南山家世兩渺茫
有弟有弟涕隕裳有識有淚如清淳尊桂酒兮陳椒漿
魂兮來歸摧肝腸魂兮不來空所望嗚呼天道其何量
追輓歸潛劉先生

王惲

我自髭髯屢拜公執經親爲發顓蒙道從伊洛傳心事
文擅韓歐張古風四海南山青未了一邱涓水恨何窮
泫然不爲山陽笛老屋吟看落月空

補箋

通寂老人陳時可字秀玉燕人金翰林學士仕國朝

爲燕京路課稅所官

補本卷第三頁

唐齋先生薛元字微之華陰人仕至河南府提學有

易解行于世

補本卷第八頁

高鳴字雄飛甘嵐人歷彰德路總管召爲翰林學士

至元五年至御史遷吏部尙書終于官

補本卷第九頁

以上三條俱見田學齋雜錄

歸潛志卷第十四

歸潛志卷十四

十三知不足齋叢書

附錄

金史文藝傳云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子祁字京太學生甚有文名值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金事金史多採用焉又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王文定公惲渾源劉氏世德碑云祁字京叔少穎異學能自刻勵有奇童自弱冠舉進士庭試失意卽閉讀書務窮遠大涵濬鍛淬一放意于古文閒出古賦說數篇李屏山趙閑閑楊吏部雷御史王滹南諸公

歸潛志附錄

一知不足齋叢書

之曰異才也皆倒屣出迎交口騰譽之及與御史公退居于陳相與講明六經直探聖賢心學推于躬行踐履自是振落英華收其真實文章議論粹然一出于正工論咸謂得斯文命脈之傳壬辰北還鄉里躬耕自給築室榜曰歸潛戊戌詔試儒人先生就試魁南京選充山西東路考試官後征南行臺拈合公間其名邀至相下待以賓友凡七年而沒享年四十有八翰林承旨王磐誌其墓有神川遜士集二十二卷處言四十三篇歸潛志三卷行于世弟郁字文季別號歸愚亦名士其銘云

神川力學洞聖心胸明理貫道匪文奚工玉佩瓊瑀大
振辭鋒導家學之淵流會百川而朝東章甫迥越惜不
時逢以上原本

王文簡公士真歸潛志序云歸潛志八卷金人劉祁字
京叔撰蓋紀載金源一代人物事蹟而國家盛衰興亡
之故亦因以見焉金史於天興二相傳引京叔之言致
慨于貞祐南渡之後宰執皆因循苟且馴致亡國語載
此志第七卷中又謂劉祁歸潛志與元裕之王辰雜編
二書微有異同金末喪亂之事有足徵者今雜編之書

歸潛志附錄

一知不足齋叢書

不傳而此志猶首尾完好是可寶也志稱高祖南
看名搗天會元年詞賦進士其子汲亦進士第八
爲供奉京叔父從益嘗爲御史終應奉翰林文字
文藝傳傳末附書京叔并及此書按金自崔立之
原板蕩文獻放失賴二三君子有志史事者私相
元開史局蒐羅掌故京叔裕之之書皆上史館擴
多焉予嘗歎遼以制科取士其開躋政府登臚化
衆而致之列傳自橫帳諸院國舅別部三族心
事不少概見豈制科之所得盡無人與抑史

疎也遼金立國規模不甚相遠而金源人物文章之盛獨能頡頏宋元之間非數君子紀述之功何以至是歟幸編簡尚存護惜而流通之固吾黨之責也李翱有言前漢事跡所以灼然傳任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一代之典章文物得其所託則傳不得其所託則淪于烟莽而後世徒有文獻無徵之歎文士之關於國家詎細故哉是志也可
以觀矣

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歸潛志十四卷金暉源劉祁京叔

歸潛志附錄

三知不足齋叢書

著京叔以布衣遨遊十八夫閒文章驚暴一時爲遺山諸公所推挹築堂曰歸潛因以名其書所記多金源逸事後之脩史者足徵焉周雪客黃俞邵徵刻書目曰八

卷殆未見全書歟

以上續錄

孫正憲公之孫諧和伯其字者來訪子曰鄉先生
神川宏博衍大之士倡明道學會金亂投跡于

雷李諸子之閒厭服名議守素不仕以衛中州

文章議論一出于正遭亂後於鄉有居以自容戶

歸潛默然靜學以休息其心竟抱志未施而沒生

述作既多其弟歸愚已嘗編類就帙曰神川遜士

集廿二卷錢木于世先君文莊公鄉序後進嘗收

生所著歸潛志十四卷藏于家蓋其言論談笑

見聞戒勸規鑿足以備采擇之錄諧欲繡梓以垂

歸潛志跋

名于不朽噫神川一代偉人世爲賢獻之門其所志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

道覺後世以永聖脈一作道脈一時士大夫尊師之人文

之盛實所賴焉蓋謂君子所以教有成德者有

裨者有私淑者神川私淑之徒成德達材彬彬輩

是身雖沒而道不沒也道寄于文文傳于世世傳其

文卽傳其名矣夫何憾茲嗟世道升降人物盛衰遠

金之間殆數百年太史宜有論載而舊聞闕逸後有

述者可無考訂于斯邪先生諱祁字京叔渾源人神

川其自號也至大辛亥夏五月盧龍趙穆識其後

京叔自序云從祖父游宦故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其歸潛所誌第一卷至第七卷悉爲諸賢立傳第八卷畧記逸事九卷至第十三卷悉載當時得失論斷鑒觀前賢所珍詢不誣也庚寅春晤蓮涇先生具論世罕之書云歸潛未覩其全後從王逸陶藏目及閱傳是模藏本竝祇八卷雍正甲辰浦子星纒以此易觀吳都文粹云得于黃徐欽景雲乃沙谿陳清來所藏傳寫再三頗多譌字前八卷已校正于王徐後方

歸潛志跋

卷則闕如也宋定國蔚如七月七日記

金劉京叔所作歸潛志傳是樓及書賈傳本止八

卷十四卷借抄於金文星軺蓋疑本也諸考載金本

文獻有足徵者十一卷敘金亡事見聞最確國破流

離淒涼滿目徽欽之辱于古同憤青城俘虜後先一

轍天道好還豈不信哉十二卷序崔立碑事京叔雖

迫于元遣山諸公然士君子遭亂世急自表見每至

名節墮壞不可復振後之覽者可勿鑒與己酉長夏

李北苑跋

此書記金源人物文雅風流殊不減於江以南卽一
二諧謔語亦多有可觀讀者皆知愛之余謂京叔際
危亂之時國亡之後幸而完歸追述交游聞見以著
爲是書脩金史者亦頗取裁於是乃其論一代之盛
衰與其所以亡者實爲確常可爲後來之龜鑑又自
言經喪亂後乃識溫飽安逸之味噫人誠能知此則
躁擾之胸可平而奢競之緣亦無不可淡矣真閱歷
有得之言哉錄竟因爲識數語於簡末

乾隆四十有一年十月四日東里盧文昭書於江寧

歸潛志跋

三知不足齋叢書

寓舍之抱經堂

渾源劉祁字京叔號神川遼士幼穎異有文名侍祖
父游宦得從士大夫問學及舉進士不第益折節
讀書務窮遠大文章議論粹然一出於正金源一代
儒者也遭亂北歸追述平昔交游談論與夫興亡治
亂之迹著爲一書因其堂名目曰歸潛志與同時元
好問王辰雜編竝行於世金末文獻之徵于是乎在
遺山雜編已亡于明之中葉京叔是書元至大間鄉
人孫和伯曾梓行之歷爲藏弄家珍祕僅有傳本而

海內或未盡見也此本傳鈔於萊陽趙太守

起杲再

假文瑞樓抱經堂諸本互相讎校畧采宋史中州集及諸家雜說以疏其異同梓公同好用繼孫氏刻本於五百餘年之後亦墨林勝緣也或者以崔立撰碑一事繫遺山名節甚重獨未得野史亭遺案以相印證為大欠事然舉遺山外家別業上梁文竝郝文忠公辨甘露碑詩參合觀之亦有以得其是非之公矣書凡十四卷其末卷則附錄諸賢投贈詩文也王暉劉氏世德碑以為三卷疑十三卷之誤云

歸潛志跋

四知不足齋叢書

乾隆己亥十月下浣五日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公於甘露碑詩參合觀之亦有以得其是非之公矣
書凡十四卷其末卷則附錄諸賢投贈詩文也王暉
劉氏世德碑以為三卷疑十三卷之誤云
歸潛志跋
四知不足齋叢書

